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願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使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太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



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空學之早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究細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喜自蚤成而幸得其遺扁而太責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其或不能以回此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如得闇且說之一二此平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老細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窺見其條理之俞密意味之愈深而

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既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 誠上第一

###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做脩為者也○誠是自然底實○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為聖者誠而已○勉齋黃氏曰誠即是實如一箇物看頭透尾裏而充足無一毫空缺處○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

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此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問朱先生謂此書與大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大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圖之陽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靜如何勉齋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東一西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而言者一畫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大其圖之言陰陽其以流行而言者與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陽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則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兼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通繳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

也形而上者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以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

立善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之源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

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此篇舉易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誠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或二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

方是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以段了問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曰方造道流

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展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得屬陰若足陽特自有多少流形變



動在及至或物一或而不返。○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其發也。蓋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或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或之者性也。曰以一日言之。則晝一陽而夜一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年言之。則春一陽而秋一陰。為陰自古至今。地氣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而脚此。氣之動為人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未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也。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也。此則屬陰。○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注中何以分繼善成性為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屬理。○理受於大極。氣受於陰陽。五行。○問繼善成性。解云。陽之屬陰之屬。如何勉。齊黃氏曰。此言陰之分。陽之分。未說陰陽。又問繼之者善。是未有成之時。於圖上見得否。曰。這裏本無時。即只是要畫與人看。便須如此。其實動靜無時。陰陽無始。那裏有箇時節。如一之問。晝是陽。夜是陰。如子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問又陰在前。陽在後。這箇變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

之間。只有箇感與應。更有甚事。且如自家亦恁地。而今見箇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這是繼之者善。少問。後十分結裏得他。了。這足成之者性。人便即是天。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為物之骨。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都一取。○問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方行為陽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為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春夏理之方生。故為陽之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為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十五道生善。從何而來。夫十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或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止是統說箇大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大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身是大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



言此夫十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  
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十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  
者性處說足生以後事善乃轉字言此性之純粹  
善自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足繼之者善然後成之  
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辨源於  
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易二言周十此書及程  
子說已明備矣  
詳見大極圖解

###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  
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載於己性之成也此大圖已為  
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這  
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  
但此處已分作四〇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方  
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  
藏

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  
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微不言而驗矣四德則  
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樞之性乎〇陽  
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  
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或性曰陰陽流行於五行之中  
而由五行無非陰陽〇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成  
立而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  
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〇問元亨誠之通  
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  
以謂之收歛曰其氣既散收斂者乃其理身曰冬閉  
地下氣收斂便是生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下  
面收斂底乃自足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  
〇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  
上二歲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  
下一歲事〇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  
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會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  
成於氣底四德要就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  
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  
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故不得  
謂有足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



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道有元之時。時有亨之時。○乾元者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凝聖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利貞。又六今日十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元字便是生物之仁。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寅又生也。那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月有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慈也。運轉但元只是始。利未至於著。如所謂休陽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地來。至大段發出。○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溪此書只是反覆說這

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元亨利貞之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復復。即本體也。○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一句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復如伏。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足就歸復。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說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南軒張氏說復字。世榮曰。看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大極圖解之要旨也。曰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為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其氣。只說得如此。公自去推。○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太且只是元亨利貞。陳氏曰。若就氣上論。則得氣上論。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特為夏物之成。遂處為利。於特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於特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而言故謂



之正目其欽哉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  
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  
之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  
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  
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故文公  
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臨川  
吳氏曰元亨利貞之道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  
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義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  
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  
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度而  
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靜  
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  
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  
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  
小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交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

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易問交易變易  
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  
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  
變陽是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如畫夜寒暑屈  
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為易是流底  
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號  
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句亦  
說得好曰天地之間別有其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  
看是甚處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說開便不  
是陰便是陽不是離便是剛便是柔自家要  
做向前提便是陽後收退便是陽意思說動便是陽後  
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義只  
因此畫卦示人○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聖  
人依易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  
說性命之源○說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  
其立焉言氣化絪縕至善者通繼上文故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



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  
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  
命之源又通繳上文○勉齊黃氏曰故曰以下三句  
是身易未說結上三節向後乃贊易之語又曰而今  
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誠只  
是實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全  
是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說聖人只說箇實理大哉乾  
元以下只把春夏秋冬來看春夏之時萬物皆有生  
意蕃蕃育長哉這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則萬物或  
實箇箇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箇物正  
一箇性命去如耕或耕播或播箇箇都實元亨誠之  
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是秋冬成實意思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秋冬陽便是春夏只這箇  
便是道陰陽流行道便在其中不成別有箇道繼之  
者善則是那誠之通未有成立只莫做善或之者性  
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莫做性大哉易也性  
之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  
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或性只是箇頭尾

### 誠下第二

###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地  
德地聖人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無不實處  
○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  
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  
矣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  
言也○聖人氣質清純淨然天理初無人之私以  
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  
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而山貢氏曰天之春而  
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  
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批至先自始而終無一息之  
懈亦以其誠也

###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



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口問誠  
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以此五者之用曰然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言及

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

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退  
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足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

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  
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

川謂當中特耳無間日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  
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某近看中庸鬼神一章切

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  
有其形迹然人却自無有畏敬之心承祭祀便如

真有一物在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

然有秉彜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

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

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才感寂然

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

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人自有生即有

知哉事物交未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

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

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

耶嘗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

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不

之謂於提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  
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

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一而已夫豈別  
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

至誠則曰靜無動有亦足  
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  
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  
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如無  
不備也口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  
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  
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此凌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  
變動微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  
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  
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遠去聖人如不  
看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  
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

奪之矣

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正最難  
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  
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  
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  
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  
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陽陰不可相  
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根處退他  
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  
確然守得這  
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

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全德克勝也已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能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道也

###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

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為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之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言誠無為幾向善幾誠便行



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  
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次漸見天地  
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  
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  
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既誠而無為則已  
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問既誠而無為則已  
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  
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  
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亦如是如此幾是動之微是欲動  
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頭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着之  
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切口濼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  
字要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有察善便  
有放這裏惡便去不為便是自家切已處○天理  
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幾字然辨之又  
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禮字○極力說箇幾字儘有  
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與存亡只於此處  
看破使轉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矣精粗隱顯

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  
便是此事○問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  
見而人欲亦以萌天理便道心人欲便是人心否  
曰然○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  
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  
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  
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六  
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後

此明周子之意誠

幾  
善幾

此證胡誠

幾  
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有宗  
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水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  
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  
誠之正宗也其或尋常惻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



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  
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為辨之不  
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  
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正者為天  
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  
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  
順旁出者逆直出者過絕之功正旁出者邪而吾於  
導之旁出者過絕之功正旁出者邪而吾於自然者利  
於一途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  
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  
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  
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  
之前已具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其汗雜矣此胡  
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誠無為  
幾善惡誠為太極幾之動為陰陽陽為善陰為何便  
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  
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是以人心說太極  
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  
絳者動之微蓋成於其萌動而  
蚤辨之使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

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以圓  
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則五常必不可謂  
共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脚朱子曰此  
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  
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幾善幾惡便是心之所發處  
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是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  
材料做○問誠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  
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  
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  
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  
人之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  
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  
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情性  
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



有善惡為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未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此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幾遍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惟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

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復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口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備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備而不可窮發字統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聖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人之事非聖外又有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也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備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  
 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勉齋  
 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緊然只把體用二箇字  
 未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安  
 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譬乎未做在誠為仁則在幾  
 為安在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  
 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  
 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  
 信地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復信地把捉發是源  
 頭底充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  
 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  
 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  
 惡為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得是五者  
 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  
 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  
 有聖賢衆人之異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言  
 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者  
 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賢人也曰所說  
 大際得之但其間曲折便有合細諸處誠性也未發  
 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發宜理通守情

也曰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發微也主性而言○安  
 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  
 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  
 言之○問周子言受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  
 性體也此書解所謂因用以者其體也孟子既言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此端字便見因用以明體謂之  
 端則如木之有萌芽而已發也曰所解周子之意得  
 之○問誠幾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  
 陰陽以誠幾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  
 則處處皆通不活則氣處處喚做不是不得喚做是亦  
 不得在人自曉會耳○問之謂聖之謂神三  
 句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  
 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  
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  
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  
然不動之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  
間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  
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誠神  
幾在學者則當如何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着力  
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  
最緊要口幾維已感却是一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  
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焉邦黎民於變時雍亦  
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此子問幾如何是動靜  
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時在人識之爾口勉齋  
黃氏曰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  
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  
自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處疎周子說精字  
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使  
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口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  
焉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  
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  
而言曰忽他在這裏又忽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  
言之則如何曰只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解其  
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口節齋蔡氏曰誠寂



靜也而且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  
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  
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秉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  
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  
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  
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與力之意曰問動而不正不  
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  
和字上曰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

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做道德題目却難通曰然是  
自人身上說曰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  
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  
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云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  
曰君子慎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  
信悉邪也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



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口勉齋黃氏曰  
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衣氣平旦之氣且  
畫所為相似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  
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  
謂中  
第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  
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  
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  
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剛  
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為五行○  
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  
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便是夾氣稟  
而言所以程子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  
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一  
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  
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  
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  
五者爾○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  
極說不妨如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  
荀楊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  
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剛處多而  
處事失之大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大  
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問惡是柔稟如何云亦不  
可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  
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

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  
發出未蔽固少者發出未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  
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未昏濁則  
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  
方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  
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稟之  
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有清濁  
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管攝他不得  
○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  
有惡只緣氣質之一稟各有清濁○問氣質之性曰性  
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濁之器盛  
之則臭濁然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卒乍也  
難得他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  
後可至此○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  
之不同何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  
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勝  
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或則木之  
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  
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  
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



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投之由是全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光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此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未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月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

是值陰氣多有人燥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人極愚拙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書問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手氣猶水之不能離手土也雖不離手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離手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可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一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皆中節則無性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氣未去便有正也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問人有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柔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復如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復於中求之。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看口中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

痛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學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

為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信也周子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



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曰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之中，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矣。在人口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

須知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爾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切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雖雖夫子每每提撕，未見其有用力處也。所喻氣質，豈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乎？知其所以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自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黃氏巖孫曰：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未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



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說到五行任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土為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是也○問解云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一分為二極推之至於八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



須知恥方能開過  
而改故恥為重

###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  
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  
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  
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  
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不動是無  
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  
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

所思事至時纔思  
而便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無

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  
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

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  
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機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有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為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問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卷而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顏曾次無此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量將去治天下如又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復是一理會去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

私今人仕宦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非顧繫馬牛而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得自卷而懷之却是私心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都下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遭酷害自家寧不憫然心若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教得地未或曰聖賢憂世之心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平已事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問學顏子之所學一本作顏淵孰是曰顏淵底須是口勉齋黃氏曰才說為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己務實之論蓋人



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福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如此

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 順化第十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便是收回底仁口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之立欤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口舒而為陽物之而為陰氣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教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

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北溪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

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

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藏孫曰禮記云樂由陽未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沉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會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致其和樂也然致

會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孰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意如此便自和君臣臣父子其所以為君臣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乘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和為貴解者多以和為樂某思以和為樂恐未應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其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只是影說畢竟禮中之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為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禮各得其所豈非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禮有節而後有和也曰問周子以禮先於樂而樂記以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此濂陳



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折相賊相怨相仇如彼親義序別使如此口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意統有統屬便自相聽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兩箇同行總存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處皆緣無箇少長之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其名者則徇若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不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  
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  
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  
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  
耶焉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已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

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

之過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  
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  
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如  
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恚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恚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  
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物則何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便是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到其適用處便有箇道在理且如這竹椅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便有箇道在

正

其中曰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

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

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

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按陰按陽理也形而上者也

黃幹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

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問動而無靜靜而無靜

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

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屬動然在夜間神不

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晝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管得晝夜晝夜却管不

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



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口所謂神者初不離手  
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手動地之發生豈專  
手靜此即神也曰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  
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  
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  
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  
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  
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  
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  
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

體而言也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

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五而萬也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

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

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此章一闢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



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圖言為陰陽五行以故故未句言其無窮兮言既圖之後為陰陽五行以後為萬物無窮盡也口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開陽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却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聚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

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

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闔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故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乎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昂此意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道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者速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改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以成最重這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此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制作之妙真有其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

尋究元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豈難得其中耳

###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於之所謂寬者乃縱弛訥弱和者乃哇淫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  
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  
外乎此心而日用間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  
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却費事  
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  
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  
字教人只就敬上睡去度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  
○問周子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  
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此程  
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樣比敬字  
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撒脫人只為  
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切要○問聖  
可學乎一為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問  
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故落着處若只塊  
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一只是說箇大槩  
明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

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  
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問一是一靜  
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中故其動  
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  
直是月日也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  
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未奪  
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礙  
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恁地做便  
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快又曰無繫累故虛  
無委曲故直○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  
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  
便似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備然相合不是正恁地  
說○問明通公溥度矣乎舊見劉砥所記先生語以  
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  
何以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依春夏秋冬之序  
相配將法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身公配金義利學  
配水智貞想是地記錯了○明通者靜而動公溥  
動而靜在人言之則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  
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備萬事又曰所謂誠立  
明通意又別從處以明字為重立如二十而立通則



不惑知天命百順也。○危齋黃氏曰一為要一字有  
 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為純一之如作前後看則  
 一為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一物庶了也。○但看下文無  
 一物德地光潔更無此物庶了也。○但看下文無  
 欲是一靜虛也。○是一動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只  
 是純然是一箇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其  
 物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須看前面許多  
 一路又須識得是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其  
 云纔有所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  
 如此水上打一動相。○相似着到酒池肉林已壞了。○無  
 欲則自湛然一物不偏。○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  
 覺如明鏡止水。○德地虛動便宜做事時只有一路。○直  
 出那裏有偏曲。○路徑。○幾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  
 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  
 公之極。○口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  
 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  
 無非禮。○今以視聽言動為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  
 略矣。○故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而字亦當字細體認  
 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  
 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者也  
 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則動皆  
 邪。○此兩句却得之。○此淡陳氏曰一者是表裏俱一  
 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  
 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  
 然太極之虛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  
 之未發。○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  
 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通書一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

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



啓明而竟知其器說竟之  
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六 理惺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匪聖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聖言彰與微俱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性未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具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

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

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

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

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

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十六章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未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氣復本形一穗有百



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而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大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無不復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小流是說那細小底大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大德小底小德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

理會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一實一實者不相礙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受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常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學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是私欲未去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待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會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

此而害其樂。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顏子是窮究萬理要極微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頭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別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會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會中自有樂處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礙自是改他不得。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礙處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實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實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口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處這便是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



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總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束縛。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的禮。使自見得。若只索之。杏真之際。何益。只要着實用功。口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白上了。非幻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口問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口問顏樂之說。程子答曰。子先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口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

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即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餘矣。口問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顏子而。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以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單瓢。適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命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廣。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單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河曰。是元有此樂。口問伊川。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未却。今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



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功禮者言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言於禮檢束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筆瓢隨卷不知其為實為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敬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為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知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想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心泰周子何故就見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天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神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視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 執第二十七

天下執而已矣執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執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前積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未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執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



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雖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轆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轆為

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

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

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黃氏巖孫曰輪車輪轆車橫木縛軛以駕牛者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  
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  
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  
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道矣故孔子  
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字字筆

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  
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  
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言道否程子曰善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  
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  
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  
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非獨立孔門無一事不  
類子得心為文者專務章句以人耳目既務悅人非  
則不學今為文者學為文者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  
非慢而何問古人亦據發膏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  
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  
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地  
文以化成人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  
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  
弗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為其實全行  
之不達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



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  
務道德至藝高而已則虛車也

### 聖以緼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  
一可知其三反者是以相證之義故學者有勉於用力  
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非誠意之見於色辭者  
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  
告尔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  
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然故其言如

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  
之實有不待言而看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  
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  
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  
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  
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  
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  
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百物生焉四時行焉則  
可謂至明白矣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  
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  
人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  
於踐履事為之實悅焉學子庶幾有得乎希聖希  
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本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  
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  
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  
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  
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  
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  
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  
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  
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  
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  
大用無不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達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  
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  
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  
者深則學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  
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  
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  
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  
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  
將許多道理括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  
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則伏羲



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  
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  
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  
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  
未泐籙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為非聖  
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  
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  
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  
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  
消長進退之義嘆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  
雜有在裏面正是蘊蘊是白一箇生出未以至於無  
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  
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臣執其君子執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  
得是非美惡曲柄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  
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象辭  
又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  
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

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

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

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畫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衆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

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益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思須著去思德

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口

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

事下面便是接說善遷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

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

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口損益之義大矣聖

人獨有取於德念空慈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

心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

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面德念空慈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德念空慈遷

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  
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  
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  
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也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

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  
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  
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得此心  
便存口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  
欲身之備得手親不和則闔門乖戾情意瞞絕故家

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息  
易於檢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

或任於妻妾之私或率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  
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惡項而不能割戚

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接羣盜而閨門惠德  
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

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  
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



柔之性鮮不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問易  
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  
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  
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  
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  
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惟之天下  
猶運之掌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  
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肯之深也○此章發  
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  
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  
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  
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土在火坑中不忍見地故如  
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  
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手耳存手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故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宋邦陶治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放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教養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心矣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熟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諫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夫皆已列為二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也其所所以成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日勿而擬之否曰然口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又嘗各學者曰詩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矣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口黃氏嚴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其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淫有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中正本也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

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嗚呼天下之庸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性孔子平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  
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歲孫曰按周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此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

我謂師也筮標著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  
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  
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  
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  
當决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  
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  
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  
行而反茲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次之汨而亂則不次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焉。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蓋聲亂色不留聰明遠樂隱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止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是箇理。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為。為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止。黃氏嚴孫曰按傳春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如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寄之二說當即所謂易道易說者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散逸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  
九篇遺書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  
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  
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  
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  
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  
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  
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  
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  
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

按漢上朱震  
子發言陳摶

以太極圖傳種放傳穆修修傳先生先生衡山胡宏仁仲  
則以種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  
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  
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者胡氏之說則又未考  
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  
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  
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  
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象狙也觀此則  
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  
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  
其去易而為今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  
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  
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  
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  
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



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  
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以發明於先生之  
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  
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  
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  
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居其母前剪髮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為鄭夫人誌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躡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及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

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

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類又得何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

君營道詩序及諸寄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

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

據先生家語云濂溪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

之意而邵武鄒勇為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

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

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

先生所寓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

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是而

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緩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富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



棲遐適之意亦足以證其前  
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

論希夷神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  
按張忠定公嘗

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  
竊疑是說之傳固有

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  
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

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耳  
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

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

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

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鈺板學

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  
身若稽古

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  
孟軻氏闢楊墨

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  
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

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  
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

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  
度越

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朱子  
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脩

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  
通書便可以上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

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  
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唱風罵雨者

氣豈不侔○五峯刻通書却去了所有篇名如理性命章者  
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者

然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匪聖是說理剛善剛  
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

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論無  
者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

○河圖五峯出而八卦畫治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  
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界

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與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界  
書棟極頌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



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  
於世口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  
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顯而其  
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  
之無間秦漢以來未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  
手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口濂溪先生  
奮手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  
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  
之微備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  
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口濂溪之圖與書雖  
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  
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  
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  
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律尹之志顏子  
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費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  
之間哉口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  
二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若大極陰  
陽五行須是子細看口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  
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  
爾而笑也口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口近世

知濂溪其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着通書而用意  
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  
之始終豈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口  
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  
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  
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  
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  
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  
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  
即乾元矣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猶源  
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口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  
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  
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嘗編求  
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傳春  
之子孫求所寄始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  
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  
字出於老例或謂圖得之稷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  
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  
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詵婚也



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一篤實長享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等僧壽涯是皆強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點契道體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典語互並行矣

###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具非博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才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心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真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亂而欲食渴而欲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



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  
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放  
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  
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  
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  
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  
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

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  
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  
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董氏瑞節曰此論乃  
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  
復其初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右思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段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



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頓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比天下之男皆乾之氣比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母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屬

聲言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笑萬物既同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神哉。古之君子。惟其見性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見。利害而有也。某所論西銘之意。正為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年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有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殊。則又不得辨也。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



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  
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  
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  
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  
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  
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  
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  
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  
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  
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

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而

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  
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

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  
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

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  
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  
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兄弟等句在他物中皆為

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  
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一理血脈通

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槩若更說盡須用起  
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

為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  
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問福善禍

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  
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

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  
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

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

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



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  
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  
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  
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  
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而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  
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  
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  
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  
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  
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曰問近見一士人云聞之  
先生吾其體吾其性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  
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  
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不予  
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  
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又又行所質之  
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口  
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  
性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

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  
妄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合自下上山半塗大  
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  
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  
迤邐便作西銘等解○此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  
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  
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  
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撥一字來  
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一字來說理

###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  
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  
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



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類者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類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氏巖孫曰程子云所以為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人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疲癯殘疾惇子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  
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  
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味者不見故假  
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  
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口人皆天地之子  
而大君乃其應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  
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為父母又降  
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  
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  
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

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  
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  
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手等夷者也是皆  
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子獨鰥寡非  
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此一氣同此一  
性便是吾兄弟堂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  
近之分口凡天下疲癯殘疾惇子獨鰥寡吾兄弟顛  
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手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  
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而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也切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多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心常存而不測者我如子之也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連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渴飲食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見聞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

其所受手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

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

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

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

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歿之私故事天者能

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愚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愚旨酒音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口問類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棗二字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

曰昔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

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

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

此以奉事之耳口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

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

妄若教自宸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

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體贊化育也故

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棗曾子歸全全其所

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

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為

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

有臨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臨邪

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口黃巖孫曰

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

水荷而衣採掇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

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泉語曰曾參遺妻告其

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

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止走山林說苑王

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口又按程子遺書問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指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授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復逃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受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受天當如受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西山真氏曰禍福吉凶之未嘗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  
誤矣然以上句言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相  
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  
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  
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  
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似得張子之本意○葉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  
作者字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  
夕死吾得正而堯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  
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令其異而反其同  
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  
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

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  
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受之蔽萬殊而一貫則  
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為我之私此西銘  
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  
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  
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  
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意則亦何以知  
夫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



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  
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  
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  
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  
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  
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  
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

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  
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  
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  
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  
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  
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  
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  
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  
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  
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  
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  
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  
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  
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



流遂至於兼受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  
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  
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什庶乎  
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  
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  
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  
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而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  
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義存擴  
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  
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  
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分殊之淑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  
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  
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  
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  
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  
日曉然其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  
以西銘使讀之尋釋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  
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  
前書所論而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

解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  
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  
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  
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  
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  
無事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  
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  
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  
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  
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  
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敬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  
過其流自私自利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  
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  
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  
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  
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  
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  
如胎育色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  
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



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動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

二字爾○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其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此九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與人與物不得不同伊川夫子既言理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復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



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曰推測一段甚密為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未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未底及至發出未有截然而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未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未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里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

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未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未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  
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  
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為一  
之意如何見得仁體此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  
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又問  
此下云實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  
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更何事更何窮高  
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窮高  
遠極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

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

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

久自明安得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

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

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

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

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

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

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



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此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與事非判然絕異事物只是言其理之凡爾與人物與事非判然絕異事物只是言其理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墮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澤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

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此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諭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



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  
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  
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  
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  
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  
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  
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  
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  
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  
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  
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  
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  
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

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  
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  
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  
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  
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  
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  
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  
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  
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其類  
見之言分殊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  
即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



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  
是通一箇地又曰台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  
只是一箇天人又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  
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  
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  
問西銘理一分殊曰今人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  
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  
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喫乾稱坤便是一  
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  
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  
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也此皆是以天地言之  
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以天地言之  
逐句渾論看便見理一箇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  
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學以大無我之心因事  
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之  
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而銘一篇始  
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分殊  
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理一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其於篇末

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  
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  
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  
通圖字分為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  
是理一分殊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  
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  
理了只家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  
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  
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  
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  
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分殊處否曰也是如  
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  
此但這兩種看這是一直看更須橫截看若只  
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  
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  
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九君為宗子為大  
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囊面也有  
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  
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



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德地分則別分殊殊得也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則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闡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說只是借那事親底事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連而無告則於

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實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西銘做兩節了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

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卷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量自清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請耳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

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闢口尹和靖從伊川半

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麽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

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若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

是能盡此道

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顯連無告如棊局子之翼也以如下如人下棊未曉其意後

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母天地之子也然中處此四句是細頌言天地人之父母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

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至顯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

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



為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受教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顯達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地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意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未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欲曰此先生曰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



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  
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  
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  
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兩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彼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  
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  
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  
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  
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如此橫渠說這  
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  
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巖文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  
會巖文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巖文孫  
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  
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  
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  
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同胞物則為吾與若



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復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滲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復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蔽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天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

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滲也

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序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



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  
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  
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  
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  
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  
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  
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  
順天理過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  
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  
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

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  
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  
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為宗子大臣者為  
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  
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憊  
獨鰥寡者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美並  
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  
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  
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  
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



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受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

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令受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此豈不可以為仁人手故曰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旨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太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述志



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  
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  
善事天者乃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  
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  
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  
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  
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  
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  
純者乎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

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  
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  
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  
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  
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  
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  
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  
為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為之事矣窮者聖人窮  
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  
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



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合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性理大全卷之四

性理大全卷之四

性理大全卷之四

性理大全卷之四

性理大全卷之四

性理大全卷之四





